



著 虹 西
版 出 司 公 誌 雜 海 上

我 們 的 連 隊

我 們 的 連 隊

西 虹 著



上 海 雜 誌 公 司 出 版

• 1951 •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五一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一年五月第二版

上海印3001—6000

我們的連隊

著者 西 虹
出版者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寧波路 655 號
漢口交通路 38 號
長沙府正街 48 號
印刷者 睿明印書館

編號.536 版稅.186

我們的連隊

目 錄

我們的連隊·····

我們的連隊·····

操場上·····

學習組·····

誓爲人民立功勳·····

英雄們·····

第一班奪天險·····

一五

一五

一個步槍組.....	二一〇
懸崖上.....	二一五
馬世明機槍組.....	三〇
英雄排長.....	三六
戰鬥組長的榜樣.....	三九
機槍手.....	四二
呂連玉.....	四七
孤胆勇士.....	五一
勇敢突擊.....	五四
一以當百.....	五七
朱煥章心樂啦.....	六〇
新英雄.....	六二
搶救英雄.....	六六
登峯攀樹救傷員.....	七三
反坦克英雄班.....	七六

革命家庭……………八二

尊愛小記……………八二

兄弟之愛……………八八

偉大的安慰……………九一

慶功會上……………九五

功臣回來了……………九八

附：白縣長和東寧榮院……………一〇二

休養員都安心了……………一〇二

大家樂意在鄉下工作……………一〇四

榮院有了家底……………一〇七

心心相印……………一〇八

我們的連隊

我們的連隊

樹蔭籠罩着的曠地上，幾幢俄羅斯式的營房參雜排列在週遭，中央便是一個寬平潔淨的練武場。戰士們正排成直綫的行列，以「前弓後蹬」的姿勢操練三八槍。隨着值星排長洪大雄壯的口令聲，戰士們運用着「起攢落翻」的勁力，每一刺殺動作都是準確有力。他們爲了操作靈便，只穿薄的單衣，一陣嘩啞嘩啞的刺殺過後，汗熱的蒸氣從人們頭頂騰起，像處在炎熱的夏月。

這個練兵場，不論是場圍的樓壁，薄板木籬，或者幾塊豎立着的攔板，都爲這個環境增添了色彩。那上面或者刷上灰粉，寫幾句動員性的口號，或者將彩色標語黏貼在上面。總而言之，這些被戰士們自己創造出來的東西，沒一點不是他們奮發心情的表現。屬於軍事體育的設備：單雙槓架，箱櫃樣的梯形木馬，也是戰士們動手修造的。

部隊剛來這裏，像走進荒野一樣，營房外面叢密地生長着荒草，所謂空地即是磚石與窪坑的混合體，連點名的場所也尋找不到。這裏曾經是敵人的營房，住過骯髒野蠻的敵人，我們的軍隊不僅

逐走了敵人，且在敵人所遺留的墟地上，除清污穢，建立起美好新鮮的天地，親手給自己建造一個練武環境。

操場正面，豎架起兩幅巨大的黑板報，它幾乎成了操場的圍屏，實際上它是戰士們練兵生活的鏡面，誰好誰歹，都在這兒找到他的面貌的。正是雙十節前一天，黑板報上刊出了這樣的事件：

一、昨晚各班睡覺前都進行了刺五十槍。

二、范德山、吳和、四班副諸同志，在課外自動練原地直刺。楊公平在舖上練架槍動作。

三、孫世金天不亮刺了百多槍。機槍二班副早四點打掃室內外清潔。

四、昨天下午楊公平同志自動幫助伙房劈木柴。

五、三排長於昨晚替班副代哨。

簡明的字句裏，我知道部隊在練兵與尊愛運動裏，是怎樣激發奮發啊！當我走入俱樂部之後，這個印象是愈益深刻與明顯了。

那裏已經有不少美術的文字，寫着戰士們的作品，牆壁上除過紙疊與畫幅，再就是被鮮花圍繞着的領袖掛像。戰士們在毛主席、林總司令的肖像前面，每個人都躍動着一顆坦白、誠實、緊張、奮發的革命英雄主義的心臟。他們在運動裏互相挑戰，互相批評，表揚模範，都要使自己的連隊到達模範連的標準。

一位叫秦儒漢的新戰士，他在個人計劃書上寫道：「一、刺殺當中認真的學習；二、和班裏團結友愛，不發生問題；三、上級給任何工作不打折扣的完成；四、站崗放哨認真，不打盹。」

另一位新戰士自我批評地寫道：「我們排級幹部學習刺殺緊張，跟每個同志打成一片的學習，不分官兵。另外，排副在我們排裏一樣工作，自己還幫助打菜打飯，給班裏掃地，什麼工作都做，推動着我們班的工作，我決心要照着我們的幹部學習。上期我學習射擊落了後，這期學習刺殺我決心完成任務，不落後。」

范德平也在一塊紙片上寫道：「我們班老同志對學習很積極，對我們幫助很大，我也動起來，決心照着他們學。」

這祇是隨便抄錄了幾位戰士的計劃書，在我腦裏却已浮現出一幅練兵景象畫來：戰士幹部們早起晚睡，在操作以外，課外時間，屋裏屋外，正掀動羣衆性的——兵教官、官教兵、兵教兵，我軍一向特有的練兵作風。這個運動又有機地結合於尊愛運動裏，官兵相親，官兵互助已達到空前高漲與融洽，幫助了練兵計劃的進展。

我正式走進連部了。迎我的是一位濃眉黑眼，粗實高大的人。他是一連副連長，帶着他的檢查小組來五連參觀的。

我們團部就知一連的工作和五連一樣有顯著成績，他們是要來這個連隊裏吸收些經驗。他要

把這裏情緒緊張、伙食好、幹部帶頭作用……等等，帶回去教育自己的連隊。連長指導員汗熱地回來了。他們在戰士羣練了很久刺殺，剛下的操。指導員因爲一條臂掛花殘廢了，他祇好持一枝木槍學刺，木槍時刻不離開他身邊。

指導員有點老年人味道，長臉盤，大而沉靜的眼裏飽滿的含着和悅之光，他拉低帽舌，很平常的講說着連上的事。在他說來，連上的工作是不能滿足他的理想的，他的打算是要將本連培養成個模範連。

連長是個精幹爽利的青年人，十三年前他還是中國工農紅軍裏的一位小孩子，他一直在革命隊伍裏長大的。他臉上還保有青年人的紅暈，一口四川腔，談吐非常快樂。他和指導員的意志是一樣的，想爭取個模範連。他訴說了他的信心與有利條件之後，微微偏側了頭，以笑非笑的有點羞怯樣子。我理會他的心思了，忙說：「行！好好搞一下！」

我將連部環視一遭：壁上掛一面彩緞錦旗，上寫：「射擊優勝」，是團部獎贈的；錦旗下面，貼着團部關於創造模範連、模範幹部、模範戰士的決定，他們還將上面的重要條款以紅色字標出來，這就是他們目前的工作方針，都在這個方針之下發揮自己的創造力、組織力。

第二天中午，副指導員參觀一連回來了，一連副連長也準備回去。副指導員進門就放下背包，脫掉棉衣，抓起三八槍在屋地上刺開。他誇獎一連的刺殺動作在收槍一點上比他們整齊有力，他在

邊刺邊提換。

一連副連長在大家邀請之下，接過步槍，就地做動作給人們看。他臉頰有點泛紅，眼睛銳利的注視着平的刺刀尖，刺的上了勁，來了一陣前踏步，地板震得直響。他流汗了，有點喘息，隨將槍靠在一邊。回答他的是一陣歡笑的叫好聲，他羞怯地退坐在床角上。

觀察過後，我感覺連上的生活像時鐘一樣動彈着，有機地，有奏節，又那樣富有重心。我給連長說：「戰士們這樣賣力氣不要累病了！」他仰頭想了想說：

「我們準備正式下個命令：抓緊時間苦練，但要保證足夠的睡眠。」

操場上

晌午的寒風剛剛停止了它的吹嘯，營房左近以及平廣的操場上，又一次鋪積了密密一層黃葉。這時候，靜立着的樹樑的枝條上，依然零零落落飄散下黃蝶般的葉子。

營房外非常肅靜。……

幾聲高亮圓潤的號響，戰士們正在進行着的小組會，被催促着暫且停止了，人們又在這飯前的間隙時光裏手癢的想做些什麼。

九班新戰士杜尙賢將頭伸出屋門望了望，隨着扛了一把手造的木條箒把跑出來，低着頭掃起遍地的落葉。接着，不知道那個方向又出現了幾個箒把，操場、屋角，照舊恢復了它的清淨。

司號員提了一支木槍，在連部的門口操練了幾下，之後，他轉回去換上三八槍又走出連部。他今年才十四歲，他的身材若是跟上了刺刀的大槍比量，足足會差下一個刺刀長短的。他剛吃力地做了一個「預備用槍」，後面還來通信員將他的槍柄抓住了。他倆近乎摔跤似的爭奪着，司號員矮胖胖的身姿，死力將槍抱緊。結果，兩人和解了，歇替原地刺殺，互爲糾正，儼然正式操練一樣嚴肅。營房的空地上，各處都響起口令聲，機槍、步槍，都以最精幹的「三三制」學習小組進行着操練。目標最大、動作最吸引人的要算八班了，他們一班人披掛了彈袋、揹了槍，從屋門口就開始了整齊的跑步，一口氣奔跑操場上。

昨晚，八班剛開過檢討會，他們要鞏固以前每人每晚自動刺六七十槍的水準；這以後，他們每人要做到睡前一百槍。起五更睡半夜的練法，其精神是好的，有些天他們起得過早，白天打起瞌睡，倒不如按時作息抓緊時間操練的好。人們在會議上一致決定遵守時間，不讓一分鐘時間空放過去，這樣和別的班挑戰的後果才會得勝。現在，不祇八班，別的班也在進行着小操，這是連長指導員最引爲愉快而決不去加以制止的事。

八班薛會文走出行列，這一陣他先給大家喊操。人們挺胸直脖的都能操握住刺殺要領，連刺、

軍刺，一切是這樣熟練。他歸列後，又輪另一戰士喊操，他們就這樣學習着。

又一個班開入操場。這時候，八班戰士們已經疲勞了，他們輕輕地將槍架起，笑跳着奔向場角雙槓那兒，有的坐上槓架，有的肘彎憑靠着槓木；休息、談笑，瞅望着星散在操場、屋旁，正在操練刺殺的各班同志們。

教導員走來了。他以喜悅的眼光輪視了這幅活的課外操作畫；之後，便將眼光停留在雙槓那兒的人羣裏。

「八班！我來看你們刺槍！」他揮起臂腕，近乎喊叫地說。

戰士們呼應了一聲「好」，連跳帶跑的奔向場心，迎着他們的是教導員笑裂了的嘴巴。

教導員在這一班人的行列面前，細高的身姿筆立着，開始給他們當起教練來。

戰士們並不覺得在操作以外這是可以隨便鬧玩的，從每人的形姿看來，那簡直像處在戰場上。

教導員很滿足地給他們喊了一會操，由於他過度興奮，隨便從誰那兒抓過一枝槍，他開始站在八班行列裏。

這一次是范得平出列喊操，他並不認為教導員在行列裏會使他感情上受拘束，他的口令聲反而比平時壯大有力。

教導員和戰士們在一個口令之下一塊兒互相操練，祇見他的動作比別人更加賣力，更準確。陽

光下，來了一忽激烈的連刺。刺尖閃閃爍爍一若點點銀星。

戰士們圍了教導員，要求他獨刺。范德平喊口令教導員就隨着刺了幾分鐘，終於在戰士們的掌聲與歡笑裏，教導員停止了他的操作。

戰士們又自行操練了，四下裏口令聲，槍刺刷啦聲，把整個操場沸騰起來了。

熄燈前，五班長走進連部「拷」的一個立正，給指導員敬個禮：

「報告，我們班睡前已刺了一千三百槍。」

他後面，各班長們都源源進來報告了。

「我們班刺了兩千二百槍。」二班長說。

「我們班共刺了一千六百四十槍。」八班長說。

.....

指導員一合算，各班的數目字都比今天以前超過了一倍至兩倍。他知道，戰士們都有高度的政治自覺，時局的形勢和我軍的任務要求戰士們這樣做，而且戰士們已經這樣做了。

去年正月，林其還是一個貧苦の木匠，現在他已是一連的模範黨員，領導着三三制學習小組。他的特點是對工作一貫積極，不管上級有什麼號召，他都是堅決完成。可是他也有缺點，就是不多識字。

他身個不高；可是短粗有勁。大夥都知道他一個午覺時間，跳了二百多次木馬，腿腫得不能跑步，攀槓子手打起血泡，膝彎磨出血，還是忍痛練習，終究把這些技術練得很熟。他們組的陳保金、張振芳都是入伍不久的新同志，當開始練兵學刺殺的時候，他們都是一門不門的，林其便在自己的計劃上規定，先將自己的姿勢做正確，再去教他們，並對他倆着重思想動員。

經過談話後，陳保金和張振芳都說：「行，練吧！你怎樣我們也跟着來！」這時，他們這個組已經和一、三組挑了戰。

陳保金先來了個原地直刺。他的勁挺大，不得要領，更重要的是不會喘氣，一口氣十幾槍，眼睛的老大，臉漲的通紅。

「這麼來，出槍收槍一口氣。」林其刺着槍，告訴他換氣要訣。

陳保金自己捉摸着，怎麼也改不過來：顧刺了槍顧不得喘氣，顧了喘氣顧不得刺槍。

挨到張振芳了。張振芳也來個原地直刺。他很撒勁，「預備用槍式」一條腿歪，臂伸不直，成了歪歪腰，槍不是高就是低，要不就歪了。

林其給他搬搬身子，扭扭腿，他臂酸得支不住。

幾天過去了，陳保金稍微學會喘氣，可是還不自然。林其得空就找他談，他也用心練，情緒挺高。張振芳練得也不少，就是不得要領，姿勢蠢，他自己都有些生氣了。

林其常安慰他說：「不要心急，一下一下來，只要苦練，日久就好了。」只要一有空，他們三個人的眼睛一碰，就提槍出去練習，直練得臂、關節、渾身又疼又酸還不休息，練得很起勁，因為他們知道停止練會更疼，疼過幾天就好了。再加兩位新同志正學到點要領，對刺槍有了興趣，誰也不說疼，祇在晚上用熱水洗洗臂，第二天依然起得很早。

起先是林其和幾個黨員早起晚睡苦練，一禮拜過後，大家都提意見要早起練習，各小組對「起床」也就成了不宣佈的競賽了。

林其小組經常起得很早，輕手輕腳打掃了室內外衛生，摸黑刺槍，主要的練臂力，誰的姿勢正確不正確看不清楚。

禮拜六晚上，全班在屋裏比賽，三小組比一、二小組動作確實、有力。陳保金後腿老先蹬，身腰挺不直，要不就刺刀搭拉，後腳跟也不會蹬地。

全班檢討了每人的動作姿勢，林其小組又開會研究。他們晚上照着燈影子刺槍，自己看自己的姿勢，自己捉摸糾正。

全班第二天比賽時，一、三組一樣好，二組就剩個張振芳姿勢姦。張振芳不大得要領，可是他出槍有勁，能苦練。

林其心裏很發急，深怕他們組下一次比賽再落後，睡覺做夢都忘不了怎樣幫助他們糾正動作。張振芳也有空就跑到空屋偷練，他想在正式出操時候叫大夥看出他的進步。陳保金有幾天肚子痛，但還堅持幹，一氣刺了一百來槍。至於林其，他在幫助別人當中，自己也進步很大，要領已掌握幾分，出槍要猛，收槍敏捷，眼手足心氣一致，足下穩固，姿勢不變，他在設法叫他倆跟上他。上操時候，張振芳和陳保金排在林其兩邊，教員一喊口令，他自己猛的將槍刺出去，然後偷偷地瞅望他倆，聲音在嗓子裏喊着：

「老陳，左膀子！」

陳保金趕快將聳起的左肩壓低些。他又往另一邊喊道：

「老張，後腿蹬直！」張振芳趕緊蹬直腿，身子上去。

全班第三次比賽，三個小組都差不多了。

第二天早晨洗過臉，林其他們抓起槍就地刺開。林其刺三百五十槍。陳保金刺一百四十槍。張振芳也刺到二百五十槍了。

張振芳向林其說：「以後咱們比賽，看誰刺得多！」